

这些年，我在老家陕西泾阳盘桓的时光多一些，大半天光阴都消磨在了村落之间，蹲在田埂上听老人讲旧年的收成，伏在村委会桌前抄褪色的族谱，揣着笔记本打捞乡村的陈年旧事，不知不觉间，笔记已攒下七大本。我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踏遍泾阳的每一座村庄。因为这里，藏着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是我灵魂深处最坚实的根脉所在。

东汉《白虎通》中言：“一家有吉，百家聚之”。村子，便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自你诞生于此，它便如同无形的丝线，将你的灵魂紧紧拴住，让你一生都无法割舍。

泾阳的村子，我已走过近半。早年在故乡时，走亲访友、参与生产队劳作，去过不少村子；近些年回乡，我又寻访了许多未曾涉足的村落。回到故乡，最让我感慨的，是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些村庄已不复我印象中的村子模样，有些甚至直接“农转非”。大姑妈家表姐嫁的皮刘村，因茯茶产业而旧貌换新颜。老夯土墙外包裹上了新青砖，旧日的粪池填了细石，成了穿街过巷的流动水景，锦鲤在水里游，恍惚是把当年的月光也驮在了背上。旧茶坊的幌子，换成了亮堂的灯箱，老茶人坐在八仙桌前，向游客们讲述着茯茶“渥堆”的奥秘、“发花”的诀窍，还讲县前街骆驼巷，西域“骆驼客”用胡语讨价还价的热闹。曾经冷清 的村落，如今成了热闹非凡的景区。三姐曾工作的雪河兽医站，武寨府梁上那敞亮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林，如今已夷为平地，坡下公路两边建起了商业街。汉堤洞更让我感慨，这里据考证曾是汉代白渠“枝渠出焉”的地方，当年掏渠堆起的土埂宛如一条巨龙，“龙头”上有庙宇，还有老干虻柱如铁

青海湖北岸，黄草连绵。普氏原羚从沙地来到草滩，埋头进食。太阳升起，云雾还未散尽，牧人已赶着羊群出现。普氏原羚急忙结束早餐，退入沙地。

傍晚，牧群的身影渐渐隐没，普氏原羚又从沙丘出来，在天黑前享用晚餐。这是有意避开人类的无奈之举。事实上，它们更渴望栖息于平缓的丘陵草地与开阔草原，过平静、安稳的生活。试想，有哪一种生灵会甘愿困守草原与沙漠的交错地带，或者靠近沙漠的高山草甸？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无处藏身的它们，只能用前肢刨开积雪，寻找沙地上稀疏的草叶。

普氏原羚，19世纪发现于我国，是一种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的高原生灵。曾经，普氏原羚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等地，但是现在仅存于青海湖一带。

第一次见到普氏原羚，以为是黄羊。仔细看时，发现它们的个头比藏原羚大，头部稍宽，吻部宽阔。普氏原羚的食量不大，即使夏季，也仅以草尖为食，不愿触及草根。每年12月至次年1月是它们的交配期。5、6月份迎来生育高峰，每胎只会诞下一只幼崽，偶尔才会出现双胞胎。它们的幼羚出生3天，便能紧随母羚奔跑，长大后更具神速飞跑的能力，这是它们经过千万年的自然选择所携带的基因。如果普氏原羚这个稀有物种在我们了解其生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就在这个星球上灭绝，这座宝贵的基因库就会永远消失。

去年冬天，我跟随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朋友，翻过日月山来到青海湖北岸。苍凉大地无边无际，我的心微微颤动，一种冒险的情绪跳荡在心头。天冷得出奇，周围都是沙地，北风呼啸，难见人迹。我们找了间废弃的房子躲避风寒。随身带的饼子冻成了“铁饼”，朋友们找来一个铁皮桶，砸开河里的冰，劈开一条凳子腿，生火煮肉。肉一时熟不了，就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

早上4点，我们来到普氏原羚活动区，将一只被救助的雌性普氏原羚用长尺的绳子牵着，放到草原上。几个人拽着绳子，趴在草窝里。晨曦在遥远的天边缓缓移动，草窝子里的我们快冻成冰疙瘩了，才有一只雄羚朝雌羚跑来。我紧张地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的苍柏。二月二庙会的戏声、“狗撵兔”的吆喝声，几里外都听得人心潮澎湃。如今大渠改线，旧渠道成了村中心街道，世事变迁，真应了“陵谷沧桑”四字。

村落，是农耕文明最为鲜活的载体。它以宗族为根基，蕴藏着传承数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与民俗风情，这些珍贵的记忆，比文献、考古资料更为真实可感。

去年深秋，我回老家三渠，路过大寨村。那里立起了蓝白相间的厂房——一家精密计量设备产业基地落户于此。曾经扛着锄头种庄稼的村民，如今穿着藏青色工装，指尖在德国引进的仪器面板上起落。他们在观察屏幕上的参数跳动，像是把当年侍弄庄稼的细心，都挪到了精密制造里。社树村在明清两代涌现出闻名遐迩的“陕商”代表人物。村里曾建有高大巍峨的城墙，如今虽大多坍塌，仅有很短一段得以保留，但村里人将其当作珍贵的文物，悉心保护着。与这段城墙一同屹立 在蓝天下的，是“陕西省千万工程示范村”的标牌。社树人构建了“果畜莱+农文旅”多元产业体系，建成了甜柿园，办了奶山羊养殖场，还开了木屋民宿和关中小院。

在阴郭村，明崇祯年间的石碑还立在村口的碑楼下，碑上的字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旁边的石狮仰面朝天，爪子上还沾着去年的槐花瓣。转过碑楼，就是崭新的文化广场：篮球场的地面锃

亮，健身器材泛着金属的光。广场东侧是村史馆，墙壁上挂着骡马的拥趸、耕地的牛轭，展柜里摆着早先的地犁、账簿，还有当年记工分的本子。老人们带着小孙儿来，给他们讲述“二牛抬杠”“工分”这些往昔的故事。村南早年经河水总是泛滥的滩地上，如今建起了观赏鱼养殖基地，红龙鱼、金龙鱼已不稀罕，连来自亚马孙河流域的名优品系也一应俱全。村里的“自乐班”唱着秦腔，村口空场上人们跳着广场舞，古风与新潮、传统与现代，新老日子就这样自然而和谐地串连在了一起。王浩

村出了抗美援朝英雄蔡兴海，如今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在新材料企业当技工，有的在村里的葡萄园搞种植，说起蔡兴海在战场上开敌的事迹，眼里还闪着光——英雄的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照片，而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劲头……我走过的每一个村子，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泾阳自古富庶，早就是有名的粮仓。当年的村落里，社火能闹三天三夜，戏班能唱到月上中天，秦商的驼队从这里出发，把泾阳的茯茶、布匹卖到西域，再把药材、皮货驮回来。如今的泾阳，新企业、新产业让富足换了新轨道。该变的变了，不该变的还留着原汁原味：泾阳茯砖茶的金花依旧璀璨，泡在水里能析出琥珀色的汤；饭馆里的水盆羊肉还是肉烂汤清、肥而不腻，撒上一把香菜，就是最地道的泾阳味；汉子

住呼吸，直勾勾地望着。但非常遗憾，雄羚绕着雌羚转了几圈后，突然跑得无影无踪。又等了一会儿，眼看一只雄羚大着胆子把雌羚顶了一下，结果踉跄片刻后，还是跑了。我们几个面面相觑，失望地大眼瞪着小眼，冻得张不开嘴，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住地。

朋友说，这样的实验他们进行过多次，意在帮助这只雌羚繁衍后代。不知是雌羚不习惯雌羚身上的绳子，还是雄羚过于谨慎，均一无所获。此后，他们想过很多办法，终究以失败告终。看来，桀骜不驯的普氏原羚血性十足，坚定不移地保持着自己的野性。

在青海刚察县，我还见到了常年保护野生动物、拍摄野生动物，并留下大量珍贵影像资料的摄影师加梧才让。他在三角城种羊场工作，爱好摄影，更热爱野生动物，足迹遍及青海湖流域，可西里、羌塘草原和阿尔金山下。他镜头下的普氏原羚体态矫健，神情柔和。他骄傲地告诉我，近年来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日益浓厚，刚察县对部分普氏原羚栖息地实施禁牧，并人工改良草场。

由于当地牧人作出的牺牲，刚察县哈尔盖地区的普氏原羚数量增加很快，已经能在人们目力所及之处，看到普氏原羚奔跑、觅食的身影。

其实，青海湖流域本来就是普氏原羚的家。保护它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它们留下一片自由自在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刚察县的许多牧民为了避免普氏原羚飞奔躲避野狼时挂在围栏铁网上惨死，情愿将自己分块到户的草场让给普氏原羚，给它们一个安全、和谐的活动空间。

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动物没有太复杂的心理活动，更谈不上思虑或者动机。但是，当我站在青海湖畔，眼见群山在耀眼的红晕下露出层层皱褶，向遥远的天边绵延而去，普氏原羚在金黄色的草间姿态优雅地飞驰而过，这一刻我几乎相信，动物能感受到人类对它们的友好，并据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它们在食草时尽量不伤及草根，或避开危及生命的毒草，动物也在深思熟虑地生活，观察并试探着人类，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古老而珍贵的基因得以延续，让种群在快乐幸福中生存。

白 描

亮，健身器材泛着金属的光。广场东侧是村史馆，墙壁上挂着骡马的拥趸、耕地的牛轭，展柜里摆着早先的地犁、账簿，还有当年记工分的本子。老人们带着小孙儿来，给他们讲述“二牛抬杠”“工分”这些往昔的故事。村南早年经河水总是泛滥的滩地上，如今建起了观赏鱼养殖基地，红龙鱼、金龙鱼已不稀罕，连来自亚马孙河流域的名优品系也一应俱全。村里的“自乐班”唱着秦腔，村口空场上人们跳着广场舞，古风与新潮、传统与现代，新老日子就这样自然而和谐地串连在了一起。王浩村出了抗美援朝英雄蔡兴海，如今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在新材料企业当技工，有的在村里的葡萄园搞种植，说起蔡兴海在战场上开敌的事迹，眼里还闪着光——英雄的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照片，而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劲头……我走过的每一个村子，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泾阳自古富庶，早就是有名的粮仓。当年的村落里，社火能闹三天三夜，戏班能唱到月上中天，秦商的驼队从这里出发，把泾阳的茯茶、布匹卖到西域，再把药材、皮货驮回来。如今的泾阳，新企业、新产业让富足换了新轨道。该变的变了，不该变的还留着原汁原味：泾阳茯砖茶的金花依旧璀璨，泡在水里能析出琥珀色的汤；饭馆里的水盆羊肉还是肉烂汤清、肥而不腻，撒上一把香菜，就是最地道的泾阳味；汉子

们吼秦腔，依旧高亢激昂、粗犷豪放，能把胸腔里的热血都吼出来。



▲油画《浮云》，作者湛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备防石

李训喜

在黄河小北干流  
有一种石头叫作备防石  
码放整齐，一垛又一垛  
沿着宽阔的坝面次第排开  
每一块基石都经过千锤百凿  
质地坚硬，经得起风雨冲刷  
每一块腹石、里子石和外砌石

平日里，山下的河是安静的，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偶有一潭水，像块铺在河底的镜子，倒映着山崖上的风景和路过的云。松鼠会从“镜子”旁跳过。有时候是一只兔子、一只山鸡。它们喝几口水，照照“镜子”，又飞快离开，远远躲着观察它们的人类。

我们去河滩，要么放牛，要么捡石子。滚圆的石子铺在平底锅里，可做石头饼用。面饼会擀得很薄，母亲和面的时候，还会往里边放上鸡蛋、花椒叶，别有一番奇香。做好以后，挂在高处的篮子里，能存放很长时间。

拿起石头饼，我总会想起河滩。那条河一定没想到，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的饮食联系在一起吧。

比起其他山里人，我们一家去河滩的理由多一个：姥姥家住在对面的山里，那段河滩是必经之路。

途中，我总是抬起头看着崖壁，大大小小的石头镶嵌其中，石头缝里拼命长出一棵棵松柏。不少树木先是往下生，接着又往上长，好像曲曲折折，终于找到了阳光。母亲总是催促快些走，我却舍不得离开，眼睛在两岸的树木山石上流

们吼秦腔，依旧高亢激昂、粗犷豪放，能把胸腔里的热血都吼出来。

故乡人素来温良宽厚，从不排外。外省人来泾阳，故乡人敞开了门，给他们分地、帮他们盖房，一起开荒，一起种地，日子久了，外乡话变成了泾阳腔，外乡的习惯也融进了本地的日子。这种“接纳”，是孔孟“仁者爱人”的底色，是张载关学“民胞物与”的胸怀，它刻在泾阳村落的变迁里，也照亮了今天的路。引进的通用净水项目把外国技术带到这里，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市场，还通过“一带一路”卖到了国外。临空产业园引进的众多企业，本地的、外地的、外资关联的，大家凑在一起搞研发、做生产，就像当年移民村的人们一起开荒那样齐心。在故乡人看来，守护传统，不是抱着过去不放，而是把传统里的好东西留住；开拓新路，不是把根丢在身后，而是带着根去闯未来。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回望村落，便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这根，不是颓圯的地窑、消失的土壕，也不是装在玻璃柜里仅供参观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是生活中藏着的精气神，是泾河水里养人的温，是秦腔里吼出的刚。它让泾阳的村落，既能在甜柿园里摘得丰收，也能在精密车间里造出荣光；既能在民宿小院泡一壶老茯茶，也能在临空产业园里连接世界。

熟悉的村落，早已改变了模样，可在这陌生的景象里，却藏着熟悉的根——是土地的气息，是文化的脉络，是刻在基因里的坚守，也是向未来生长的勇气。把这些记忆好好珍藏，把这份乡愁稳稳留住，把这根深深扎下，它定会在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更壮的枝芽，开出更艳的花。



▲油画《大地》，作者湛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都经过仔细挑选，各得其所连绵的大堤上，那些赭红色石头不离岗位半步，沉默、低调仿佛在千里黄河值守的前哨它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河水目送堆积的洪峰缓缓通过它们的耳朵始终保持警觉辨析着浪涛卷起的轰鸣与喧嚣它们随时等待一声令下冲进激流，冲进翻滚的漩涡用血肉之躯压住洪水的狂躁校准一条大河的前行方位看护两岸宁静的万家灯火

连，总感觉那些石头和植物身上藏了更为丰富的秘密。

母亲问，你看啥呢？我回，看河。

母亲说，那是一条靠不住的河，凶的时候像一条恶龙。后来，我真见识过一次。天上还是晴空万里，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咆哮声，凉气袭来。我们站在河崖之上，看到比房子还高的黄色水浪自上游奔涌而来。我才知道，那高高的河道并不是天公创造的独特风景，而是河水一点点冲出来的专用道路，那些石头则是河水的脚印。洪水过后，上游遗失的一件农具、一双鞋，或者半只陶罐，在河底显现出来。河水已经远去，这些物品像疲惫的乘客，滞留在淤泥里。

我曾为这些“乘客”编故事，想象它们为何被冲走，它们的主人如何在后来的日子里追着河流寻找它们。我也为河道里那些山涧、奇形怪状的石头，那些植物和鸟编各种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

女儿带回来一盒蝴蝶兰。说是一盒，其实只是一株。5片墨绿色的叶子，两根黑钢丝撑挑着花枝，枝头 上结着一串有斑点的黄色花朵和花苞儿。已开的，花瓣如同翩翩起舞的一对翅膀，香气似有若无。未开的花苞儿，小小的，圆润润的，似一粒粒八成熟的黄豆，又像晶莹剔透的玉珠儿，煞是养眼。

如此“风雅”的蝴蝶兰，该怎样养活？女儿不经意回了一句，“定时浇点凉白开”，让我怦然心动。不要大富大贵，只要煮沸后冷却的开水一杯。上网一查，果然如此。原来，高贵与平凡，繁杂与简洁，华丽与素朴，在大自然中可如此流畅自如地起承转合。

一杯凉白开，看似简单，却有深趣。《庄子·山水》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不计名，不较利，虽像白水一样的淡泊与清纯，却可达到精神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如此之交，方能纯洁生命质地，涤除污秽，清沽操守，成就君子之高风亮节。蝴蝶兰本已有君子之风姿，其独爱凉白开的高洁生活态度，更具君子气象。饮清水以自净，对外所求简单，保持生活圆子的清纯如水、洁净无染，一如君子的修身、择友、处世之道。

凉白开，花喝得，人也喝得。放眼今天，凉白开被养生者普遍推崇，因其能促进血液循环、排毒素、养颜色、改善消化功能。但说到底，这些都是补水的好处。凉白开之妙，就在于其补水不含功效可疑的其他成分，品质纯粹反倒最有益健康。人生在世，要想在有生之年多读书、为民多做事

勇哥在我们单位里的“权力”很大，除了掌管南北两扇大门，还管着几十间教室和办公室的钥匙，偶尔也管学校的车棚。作为学校的保安队长，他还管着几个保安。上下班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向保安室打个招呼，然后骑车回家。有时候，他会探头回应一句：慢点啊，王老师！有时候，他会叫住我，让我一起吃点面条或者饺子。

如果我值班的日子，恰好勇哥也在，他就会买些熟食、焖上米饭，邀我一起吃。得知我要换单位，勇哥偷着和我 说，有空来看我啊，请你吃饭。勇哥邀请我，当然不只是吃饭这么简单。一个人掌管了南北两扇大门，单位的人进进出出，许多故事和生活细节，自然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据勇哥说，我是这个单位里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因为我是第一个愿意

和他这个保安打招呼聊天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比如都是“文艺青年”，我喜欢写作，他喜欢唱歌。

据我所知，单位的保安各有“绝活”。有个喜欢在河里捕鱼，常送些鱼请勇哥炖好，大家一起吃；有个喜欢健身，每次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都让戴眼镜的学生惊叹不已；还有个喜欢写书法，逢年过节就送字给师生……勇哥自觉不同，经常和我就民乐、交响乐和流行歌曲进行交流。他悄悄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去天津音乐厅或者津湾大剧院看演出。

勇哥的母亲是下乡知青，后来因为有了勇哥，就继续生活在乡间了。勇哥说他喜欢音乐，主要来自母亲的熏陶，

他们信以为真，好几次想跟着我去河滩看看，都被大人拦住了。母亲说，不要长时间在河里逗留。我只好去住山崖，站在一丛红了的黄桦树叶间向山下的河流望去。我指给他们看，河滩那里都长了什么，有时还在地上画起来。我讲得那么认真，仿佛在介绍一位老朋友的家园。

那年，我坐上了去外省的火车。铁轨旁始终有河道相随，它们时而干涸，时而湍急。我始终盯着河水，脑子里想象着故乡的那条河。

我一直以为故乡的河停在原处，只在当地流淌。直到后来，故乡的大山变成了国家级公益林，河底开始常年有水流淌，一直通向山下的河渠。我向那些识字的老人打听，他们才说，这河流事 实上是汾河的支流，河水最终会流向黄河，汇入大海。我大为震惊。再回到故乡时，站在岸边看河，目光里蓄满了敬意：我以为的静止的河流，原来早将触角

事，也不妨学习“凉白开养生法”，给内心欲望做做减法。保持简单纯粹之生活，心清手洁、恪守初心，同样可在工作与交往中增强“免疫力”，有益社会生活与政治生命的“健康”。

当然，知易行难。想要做到内心纯粹而知足，不仅要战胜人性中的贪欲，也要抵御社会风气的浸染。时下

颇有些人，以清为贫，以浊为富，每每将“水至清则无鱼”挂在嘴边。顺着这样的思想一路滑坡，便会视污浊为肥水，贻害自身而不自知。对公职人员而言，则更需加倍警醒，一旦沉溺于利益交往、权钱相易的“浑水圈子”，将信念、初心置之脑后，就不只是个人的品格和修养问题，更是在损害人民利益、挑战法律威严。

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四集中，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原党组书记王合清出镜，不无忏悔地说：“围猎你，那就是个毒饵，要让你上钩。要让你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做事，给他们服务。”文史研究馆，在大众眼里原是清雅之地，本可如袁德元帅《咏兰》诗“幽兰奕奕”“香迎十步”，竟也查出个现身说法者，足以令人警醒。

草木见精神，正道是沧桑。人生在世，欲成就君子风度，不妨学习蝴蝶兰，“只喝凉白开”；若为人民公仆，更应严格律己，洁净朋友圈，让“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成为座右铭。

金台随感

所以去看演出的时候经常带上母亲。有一次看电视，我在换台的时候，冷不丁看到了勇哥的身影，我赶紧换回。当时勇哥作为观众，正在接受采访，说得头头是道，看得出做了功课，也可看出日常的积累。后来谈起那次接受采访，他不由得得意地说，咱也是有根基的人，一点不慌。采访之后，他对着镜头腼腆地笑了一下。我发现他身后有一个瘦小的身影，应该就是他的母亲。

勇哥很喜欢保安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给别人带来了安稳，看着师生们进进出出就很开心。当然有时候因为值班，也会错过许多看演出的机会，他说顺其自然。我第一次看勇哥演唱，是在单位的校园艺术节上，他唱了一首张雨生的《大海》。后来教师节，他又登台唱了《爱就一个字》。自那以后，我们忽然发现，到处都是勇哥的舞台：保安室、乡村麦场、欢聚的酒桌上……最后我们发现了他的抖音账号，里面的他唱歌、旅行、撸猫，偶尔还会昂首45度，让阳光落在他的脸上。

前些日子遇到他，问他有没有去看天津音乐节的演出。他一脸遗憾，说本来已经买好了票，但有个朋友相约，喝酒到深夜，结果错过了演出。过了一会 儿，他又转悲为喜地说，我这像不像雪夜访戴？

哦，好一个雪夜访戴！

遇见

伸向我抵达不了的地方。而我记忆中的种种图景，不过是它无数次潮涨潮落中短暂的一瞬。

姥姥、姥爷离世后，父母也搬到了城里，那条河不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看河变得奢侈。

多年后，故乡相对而立的那两座大山挖了长长的隧道，火车通过时，人们可以在两条隧道之间短暂看到这条河。它成了两段黑暗之间唯一被光亮照着的地方。后来，山顶的两座古庙因为道路越修越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从此，故乡的河流与山脉都成了别人镜头下的美景，而我借他们的镜头看山、看河。

夜晚，打开网络地图，定位到故乡，再滚动鼠标放大，按照地图俯视的角度，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人。我看着那条河，它像一条藏在墨绿山峦间时有时无的白线。往昔存储在记忆里的凉风，隔着屏幕瞬间冲进鼻孔。

孩子看到我的神情，好奇地问，妈妈，你看啥呢？

我回他，看河。就像它曾倒映过母亲的青春和我的童年一样，如今，这条河又倒映在我孩子的瞳孔里。